聞

奉

旨覽卿奏具見忠懇今時事多艱朕心方切憂
惕待火症稍愈即出與卿等商議國事其從
前廢棄諸臣朕久欲從卿言錄用但因衆薦
圖報 該部市恩陞用大驟以此停寢今
卿又奏來朕知道了

文肅王公奏草卷之十九

荅賑濟

御札疏

本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日晚蒙

欽遣文書官李祿恭捧

皇上手札一道到臣錫爵私寓當於香案前讀

諭內閣覽卿等奏欲將應支俸薪扣留助賑足

見卿等憂國愛民之心且卿等欲捐俸薪何
以養廉今中宮等聞知飢荒各出銀若干令
發與該部一面救濟着鍾化民作速查來若
是不敷還着該部議處諭卿等知欽此臣錫
爵叩頭讀訖即傳與同官臣志臯臣位同
看相與不勝欣戴不勝鼓舞仰惟
皇上如傷好生之仁軼堯駕舜
天語諄諄至勤至篤如此此諭一傳
天地祖宗知之億兆蒼生知之即如
兩宮身處深宮履茲寵盛飢寒不切於身恫瘝
不經於目而亦慨然脫簪遺珥以爲救荒
之助則
皇上仁之所感動可知其自
皇貴妃而上
兩宮聖母
皇上
中宮任天下國家之重者必有非常施捨以
救垂絕之民命又可知且賑銀縱發於外

帑人不過視爲救荒之故事能活飢民未必能盡弭亂民今破格之賜出自宮闈而重以

手札親傳藹然若慈母之保赤子將見楊枝滴水可潤十方黍米一顆足當萬斛近而感恩之衆何邪念之不消遠而聞風之民何妖言之敢倡又將見和氣致祥陰功造福在天降甘雨和風在地產嘉禾瑞麥在人則爲四海之頌聲以祝

皇上

聖母萬歲

中宮千歲而臣等左右之臣亦藉有餘庥已至於差去解官既領已發之銀則亦當使少候

御前續發之銀一併領解以免另差一官地方多一官之擾尤爲省事尤爲便民其臣等請辭俸薪雖無濟於飢民萬分之一但念君既與民爲一體則臣何忍獨不與

君爲一體

宮中發銀在鍾化民未

奏之前則臣等捐俸又何必待化民已奏之

後合候

命下臣等就於今月今日爲始將應支俸薪盡

數扣留助賑以俟麥秋成熟荒亂稍寧然

後照舊開支聊見臣等一念爲

主同休戚與衆共甘苦之心而非敢以此區區

市恩徼福也爲此除

原賜御札尊藏閣中宣付史館外謹具揭回

奏請

旨

請重懲貪官疏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臣等接得光祿寺丞鍾化民揭帖內

稱河南放賑一事漸有次第而各處嘯聚

亂民十已解散其七八及稱雨澤霑足麥

秋有期可見

皇仁一布萬物田春而信乎消弭盜賊之本不

在窮兵而在安民矣又信乎感格天意之

本不在祈禳而在德政矣即今四海頌聲

皆將歛爲
九重之福壽臣等藉手亦有餘榮謹再拜呼
萬歲以賀其化民疏中叅郊縣知縣葉時榮葉
縣知縣陳在邦據稱一貪一庸庸者尚可
輕處若葉時榮將放賑銀米尅取入已虛
報數目此豈更有天理人心者臣等竊謂
當此急時不得不加重懲貪之典罰一儆
百不嫌過嚴臣等謹預擬一
旨以待化民疏下伏聽
皇上手札批發行如雷電之震風雨之速乃飭
吏治收人心之一大機栝也謹具
題隨票以
聞

請寬督辦香草疏

本月二十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昨該戶部尚書楊俊民等會臣等於朝房

專爲廣西香草一事未奉

明旨欲臣等一催臣等看得此物專爲夏天禦

暑之用今已立夏在廣西既未奉

旨無憑解到在該部又恐後時不敢推諉今日

願承認辦買或多或少惟

皇上之所裁蓋緣此物價值不多而萬里盤送
之費多於原價數十倍以此欲通融曲處
期於足
皇上之用而已原非重大錢粮亦無盡求減免
在理無不可通而在臣等亦無不可與言
者伏乞
欽定斤數即與
批允施行

豫請
親行廟享疏
本月二十三日
具官臣王　等謹
題臣等先因
聖躬久在靜調臣子之心以愛君爲重不敢以
常朝日講數有煩瀆惟是孟夏在邇例該舉
行
太廟時享之儀誠恐臨期又行

傳遣此則
宗廟事重臣等不得不言盖先是臣錫爵之請
假歸也密調數事首以
廟祀不親爲規夫
郊廟俱屬大禮其在今日俱屬曠儀乃臣芹曝
願忠顧以
親郊爲後者以爲
天地雖尊猶爲衆生之公共父母人人可以致
敬人人可以用誠則亦有人人可以感格
之理
皇上但自信此心原非無故而憚勞則雖間一
遣代臣下亦自能成禮而
天地亦或有諒之者至若
祖宗列聖則
皇上乃其親子親孫一枝一葉即今二百年來
一統昇平之基是誰爲之開創奕世綿長
之祚是誰爲之佑啟而使邈然異姓之人
執俎豆奉蒸嘗於前氣脉精神何所聯屬

焄蒿悽愴何所感通此甚非所以綏
神靈而迓福祐也矧
郊祀禮繁又每行必以夜而其設壇又遠在都
門數里之外
皇上爲玉體珍調計皆可以此爲辭若
廟禮止於須臾對越原無
郊壇陟降之勞而今次夏享在寅又無夜寒風
露之苦且廟庭咫尺一舉趾而可達又非
有警蹕清道之煩侍衛關防之慮
皇上何憚而靳此一出哉記得年前臣等以祈
雪未降奉
旨修省會有光祿寺官來見於朝房具稱
皇上致齋之清淨守戒之嚴該寺所進魚肉
葷菜之類盡數退出臣等竊相與欣歎以
爲
聖誠如此必無不感應之理果而三日齋滿其
夜雪降又如近者河南等處災荒
皇上爲之親降德音大發內帑而時雨隨霈所

在歡洽天人之間尚且有感必通如此而
況於
祖宗父子之親乎古人祭祀之詩曰曾孫維主
而繼之曰以介景福又曰天被爾祿今主
祭者非曾孫則使何人受其福祿此臣等
一體股肱之臣所以有懷願忠而言之不
不得不切者也伏望
皇上永思
先業之維艱上畏
明神之有赫赫趣今享期數日之前預養精神斷
在
親臨行禮庶幾神以類歆祝史可以致辭而祭
則受福臣工亦藉其餘慶矣臣等不勝顒
望之至

容薦閣臣疏

具官臣王　謹

題臣於去冬具揭恭請

聖斷添用閣臣一員蒙

皇上手札報聞未見施行臣等竊揣

聖意無非欲從容慎簡因此不敢再有催促適

者同官臣志皐以引年乞休未出臣錫爵

又偶以連發寒顫扶病辦事自度不前因

復再三思之方今

國事紛紛勢不得不多用人用人求新不如
求舊而舊臣之中臣亦不敢濫舉惟有原
任大學士王家屏其年正在壯强其才又
甚敏練而其望又大爲人情物論所歸先
年止以在閣未久驟當事任偶見
皇上一時聖怒匆匆揭解詞氣之間不暇委曲
致蒙切責引罪而歸昨秋臣錫爵偶因進
表官便寄與一書備道
皇上天覆地載之量日照月臨之明眞古帝王
所不及近來每事虛心諮訪閣臣雖在
盛怒之中但有一言勸解無不俯從可見前日
之事皆外廷激而致然公不得不任其責
家屏復書曰
上眞聖主家屏亦願爲
聖王一心一德之臣前者偶以任事方新未信
而諫以致
奏瀆繁多情意阻隔然
上終不加深譴而聽之善歸眞父母再生之恩

而家屏眞天地間一罪人也以今思之即
吞刀刺心飲灰洗胃亦復何及惟有自怨
自艾痛其負
皇上負此生耳此書見在臣所二臣亦皆見之
但以草字不可
上呈臣錫爵竊觀目前待次諸臣雖才具品格
多有可用而欲如家屏肫肫愛
主之赤心鑿鑿濟時之定見則千百中眞不可
得一二也臣以此不避嫌疑一力保舉如

蒙
皇上盡捐前忤即日遣官行取家屏復還舊職
臣又可保家屏決爲終始不二心之臣而
皇上決可仗之鎭壓羣囂主持
國是者臣不勝一念薦賢爲
國之忠心謹具密揭
奏
聞有如家屏他日負臣所舉臣甘連坐伏乞
聖裁俯允

特降中旨施行

因病乞歸疏

本月二十九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忽感危疾懇

恩急放生還事臣錫爵仰承

皇上知遇扶病出山非不欲以犬馬餘年驅馳

報

主而自覺精神日衰一日疾病日多一日本年

二三月間頭暈寒熱胃腕刺痛之病無三

日不發發則不時私自臥家一面撑持外
事不敢率易
上聞乃者本月二十六日接
勑之後寒熱暴作痰喘壅盛猶以爲偶然感冒
仍於次日勉强謝
恩拜起支離幾不能成禮當即令人攙扶到家
猶恐病母驚惶對之强飲茶湯數口不意
隨飲隨吐吐至半夜方止遂成虛脫至次
日連暈三次左臂左足麻木不能屈伸迨
今水米不入口者三日矣臣因自念此番
之病植根甚深見證甚惡非如往年肢體
末病可以問醫兼治事者又非如往年暴
感之疾可暫請
恩假調理以冀痊愈者至此則臣雖欲自割其
首丘之念而戀帷盖之恩不可復得矣
皇天在上豈敢有欺臣之歸心蓄之誠久實冀
追陪
廟享一覩

聖容兼待東西邊議小定始敢言去乃今旦暮
之人身且不能自保而復以何望哉伏望
皇上哀臣察臣所以濡遲至今而忍於決去者
委爲迫切委非本心急放臣骸骨還鄉庶
尚有頂戴
天地沐浴
恩光之日病憒口占意亂語澁無任哀祈待
命之至
本月奉
旨覽奏知卿偶尔感疾朕深注念卿宜寬心調
攝愼用藥食當即就愈何乃遽疏乞歸方今
國家多事正賴卿主張料理痊可即出辦事
以慰朕懷毋得再請吏部知道

謝
賜諭遣醫疏
本年四月初一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適蒙
聖恩以臣患病
特遣文書官李文輔齎捧
御札一道到臣臥榻之前臣因病體沉重先遣

男衡恭代叩頭接
諭隨該臣親自啓封奉
諭元輔朕倏聞卿偶尔感疾心甚憂念特差醫
官往視卿可慎加調理寬心靜攝當即痊愈
以慰朕懷欽此當有太醫院使陸得元等隨
奉
欽遣入診臣脉去訖該臣以病劇今早具疏乞
休不踰時而
遣醫問慰之旨即下人有疾痛呼天號父母亦
未有應之如此其速而憂之如此其急者
臣艸介賤生犬馬殘喘本因受
寵逾涯爲鬼神所忌而今又蒙
皇上鄭重珍惜至此之極此臣所以又驚又懼
不覺慟哭三臣之前而三臣亦爲之流涕
者也今據得元等診脉皆言氣血虛脫之
甚相顧錯愕而外姑爲好言寬慰謂臣尚
可生還賴
皇上鴻慈枯木朽株或尚有回榮之理然非

皇上曲賜哀憐使之早解一日之職早安一日
之心則鍼石恐不能施而盧扁或望之而
走矣臣病憒中言不成章畧布感私如此
伏乞
聖慈俯念籲
天乞命之初誠始終爲之造命臣不勝感激哀
懇之至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卿宜寬心調理爲國保
重以副眷懷禮部知道

謝
賜猪羊粥米疏
本月初二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伏蒙
聖恩以臣病患再遣
御前牌子李虎齎
賜鮮猪一口鮮羊一腔白米二石酒十瓶甜醬

瓜茄一罈到臣私寓恭設香案仍令男衡
叩頭代領訖隨該李虎進臣臥內而宣
聖恩臣感極涕零當即就床叩頭恭
謝外竊念臣自蒙
恩拔擢以來何年不病每承
皇上遣醫賜饌之命尚能裹頭束帶強起至堂
中謝
恩而今不能矣尚能口占數言具表稱謝而今
亦不能矣尚能畧嘗
欽賜之品物而今亦不能矣臣之狼狽何至此
極惟有一息尚存寸心不昧知仰戴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恩而竟不知何以爲報也臣
不勝感激慚惶之至謹具奏恭
謝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

乞歸再疏

本月初四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體十分沉重再乞

天恩俯賜骸骨早歸事臣之疲癃不自將慎以

仰塵

皇上憂懷繾綣浹日之間使者相望於家

恩德厚已昨又蒙

手批乞休之旨以寬心調攝慎用藥食慰臣之

疾苦以國家多事主張料理策臣之後功
是固臣枯朽回春之日亦臣頂踵可捐之
秋也自非萬不得已忍再有所陳乞哉惟
是老人之命託於脾胃今脾胃盡倒矣雖
欲愼用藥食而藥食不得下矣雖欲寬心
調攝而八十病母見臣形勢日急旦暮涕
泣於臣前容不得臣寬心矣見今虛火上
冲右目已成翳濕痰下注左足且漸痿加
以元神內耗轉側驚忡聞風聲鳥聲而暈
聞開門搗藥之聲而暈喘喘殘息無餘有
幾而
皇上尚責以主張料理國事其將能乎非者同
官臣志皐臣位嘗一再就臣榻前看臣非
不飲泣相對哀臣之苦然終以拘攣閣中
之故事迴避同官之私嫌無敢明白爲
上陳請者則臣之緩急死生不于
皇上之望而誰望哉伏惟
聖恩無窮天命有限

皇上縱尚未忍舍臣強留一月半月不過床褥
間度日而臣終不勝狼狽悒鬱以死是
皇上終有割恩之日也爲此再瀝血誠懇求
早允臣不勝萬分危苦哀啼待
命之至謹具
奏以
聞
奉
旨朕昨遣醫問疾知卿爲國事虛分焦勞心思
所致但當凝神靜養調以補劑數日就可完
復何遽迫切求去卿宜仰體朕心加意慎攝
切勿再辭吏部知道

乞歸三疏

本月初八日

具官臣王　謹

奏爲病臣危苦至極頃刻難留三乞

天恩即賜哀憫放還事昨該臣再疏乞休翹首

以望

恩允而不意復接

御札眷留彌勤憫臣之焦勞戒臣以靜養汲汲

乎若盼其立愈而惟恐其再辭者自古人

臣受
知受憐於
君史冊所載如此有幾臣惟有感咽流涕自痛
其薄命以負
皇上而已既而思之臣前此爲
國焦勞臣之職也而
皇上猶咨咨惜之乃今臥榻死生之間頃刻難
捱其焦勞何啻百倍而忍不爲之動心邪
且使臣焦勞於心形體尚能支持則亦何
所逃命今臣之右目盲矣左目又昏翳矣
無論他疾即此已成廢人而一步難移萬
事俱已矣況其職又在主領文書文書至
前將瞑目而閱之邪將使人誦而聽之邪
此又勢之必不可能者昨日臣母手調粥
湯飲臣臣欲强慰其意間進數口而嘔暈
復大作羣醫滿前以爲此氣血兩敗非大
補必不生而補藥助火又非盲人所宜用
遂至束手臣惟有伏而待斃已耳今

聖諭尚爾惓惓得無以閣臣告休無遂放故事
邪夫病有眞僞時有緩急以臣之病若再
留少時天氣益熱舟中調理益難而萬萬
無生還之望矣又得無以閣中無人而重
於臣之一去乎是則臣與同官皆念之而
曾兩揭以
請矣臣豈以身之必去而不顧勉擔之難則
請
皇上一面放臣一面付部院廷推別簡賢才與
二臣共事此又臣報
主未了之忠身雖去而神留者也伏冀
俯憐而少垂聽焉臣今病困意雖了了而不能
自屬詞每一番躊躇輒增一番感動是日
尤委頓倍常
皇上試覽此詞必爲之惻然而不待其辭之再
矣臣無任伏枕哀祈之至

奉
旨覽卿所奏朕知道了卿茲因邊方多事煩言

踵至爲國焦勞以致此疾至苦至極卿毋調湯賢淑可嘉卿宜安心靜養勿得再辭待疾痊愈入閣視事吏部知道

謝

對諭疏

本月初七日

具官臣王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今日又蒙

皇上特遣文書官劉宣齎捧

御札一道到臣榻前伏枕開讀

諭元輔朕覽卿客帖卿之爲君爲國純忠赤誠

至悉至慮朕已知道了且朕近來不時火疾
比因國事多艱北虜跳梁東倭紛紛未已卿
忠碩重望正賴卿與朕分憂朕豈不知卿竭
忠盡瘁致成此疾卿宜寬假調攝待病痊入
閣辦事以慰朕懷欽此伏念臣以螻蟻至賤
之命而上遺
皇上股肱之至憂以葵藿至微之忠而仰厪
皇上腹心之至信臣之至此復有何言惟有擲
地呼天痛哭感
恩而已顧惟
明主能蓄無用之臣而臣不能起已廢之疾適
該劉宣親就臣榻見臣眼盲面青聲嘶氣
喘亦爲之雨泣淚下
皇上可問而知也爲
君爲國純忠赤誠臣何敢當此
盛奬惟是父慈子不敢不孝
主憂臣不得不辱昨所以密獻忠規爲去後用
人行政之助者但望

皇上存此於心知臣遇公道二字耳至於
主一場無他報稱止此公本充不過爲有餘之證
聖躬雖時欠調而氣體本充不過爲有餘之證
時事雖多可慮而權柄在我原不愁料理
之難臣敢保身去之後
皇上但行臣言清心平怒以養
聖躬自然萬壽無疆持重老成以定邊計自然
百全無慮也臣于枕上占
謝至此語未終而氣已盡伏惟
皇上哀之亮之除原奉
手札尊藏外謹具奏恭
謝以
聞